

這只是一個想像， 假如一個人沒有肚臍——

· 1 ·

可怕的是，這個人就真的沒有肚臍。坐在冰冷的化驗室門外，他回想起二十多年來的謎底也許就要揭曉，自己反而十分害怕。雙手搓著手心的汗水，伸著頸子，眼睛盯著化驗室左邊白漆有點脫落的門，他緊張地注視門旁銀灰色的把手。深怕那把手一轉動，好像他的生命也要終止似地，總覺得那把手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

「爲什麼我不想知道答案，卻又逼迫著自己不斷的來尋找呢？」鬆弛頸部與背部僵直的肌肉，他把目光移到牆上一張人體解剖的圖上，瞪著位在腹部中央的肚臍。

「難道每一個人都必須要有一個肚臍嗎？」他用手摩擦著腹部，自言自語地問。

· 2 ·

也不知道自己是從什麼時候，才開始注意到每一個人在腹部中央應該有一個凹陷的地方。但無論如何，這類事也就和發現他自己是一個孤兒，並且瞭解孤兒這兩個字所代表的意義一樣，不但使他恐怖地懷疑起自己的來源，並且對自己也產生害怕自己的感覺。這種感覺對於他二十幾年來莫名其妙的生命，也許就是唯一支持他生存的理由。

他生長的孤兒院是一所教會所辦的收容所，位在 T 市郊外的山坡上，由 T 市坐車需要耗費兩小時以上。對於這個有白天與夜晚之分的世界，他第一個印象就是：往山下走的大門與圍牆永遠是那麼高那麼厚，牆上面還長滿不少青苔。圍牆之內只要按照著命令行事，不要弄亂了口令；那麼在晚睡前，穿著黑衣服的胖女人還會允許他跟隨她一起晚禱。並且替他蓋好被子。

「主啊，請您引導這些無助的孤兒，把他們的戾氣化爲祥和……。」對於這樣的禱詞，在教會孤兒院長大的他，實在是深惡痛覺。但每次入睡前，爲了能夠得到胖女人替他蓋被子那一瞬間的感覺，有時他竟也滿足地哭了起來，甚至整夜不能入眠。

想到這裡，他實在爲自己當時那種易於滿足的幼小心靈，感到羞慚。

「但是就是現在坐在化驗室門外的我，不也時常懷念起胖女人肥厚的手掌，接觸在我臉上那種溫暖嗎？」他竊笑著自己這種矛盾的想法。實際上對於每一件事情，他從來沒有拿定過主意。像現在坐在化驗室外，他開始後悔自己爲什麼要來？而且愈想愈痛苦，好像要窒息一般。

他憤恨地捶著膝頭，想搗碎這些折磨他的思想。

· 3 ·

但痛苦的思想猶如暢銷的唱片一樣，針頭一放下，就把他牽引到二十年前那一幕惡夢裡去。

那一年是他在孤兒院三年級的夏天。他和每一個同伴都很高興再也不是低年級生了。升上中年級不但可以有欺負低年級的權利，更令人愉快的是上體育時，可以隨著黑衣服的女人，到牆外不遠的溪裏去玩水。

上完算術課，鈴聲一響，全班嘩啦一聲，每個人都急著脫掉上衣，吵吵鬧鬧的擠到教室外去。他心裏也和其他人一樣，高興的很，巴不得黑衣服的女人早些帶他們去泡泡水。

剛脫掉上衣，本來就比較敏感的他，一露出雪白的胸肌，調皮鬼阿游就過來找他的麻煩，催著他要把長褲也脫掉，並且故意搔他的身子，想逗他發笑。

他紅著臉，閃著身子，著急的很，忽然聽到阿游喊道：「哈哈，你們看他沒有肚臍！」

猛然低下頭往腹部一看，果然是光禿禿的一片。他的臉更紅了。胡亂抓起一件衣服遮著上身，衝出教室，他只聽到所有的同伴都狂笑著：

「他沒有肚臍！他沒有肚臍！」

· 4 ·

「上帝，爲什麼你要把我造成和別人不同呢？上課的鈴聲響了很久，大家都興高彩烈地去游

風林

肚臍的故事

決了。只有他躲在孤兒院西角的教堂內哭著。握緊著拳頭，他憤怒地喊著：混蛋的上帝！

身分上的不平等，已使他不肯相信有所謂的上帝。這件事情的爆發更使得他輕蔑那本燙金的字體所說的美麗的謊言了。

想到這裡，他的嘴角突然露出愉快的微笑。二十多年來，他照樣唸經、祈禱，並且把上帝在想像中模擬出一個樣子來。但又有誰知道，他根本否認這個偶像的存在！

跟球中的把手似乎轉動了一下，他緊張地豎起身子，可是門沒有開。他吸了一口氣，嘲笑自己為什麼如此緊張？

· 5 ·

由課本上的知識，他知道肚臍是胎兒臍帶的遺跡；而且胎兒在母體內必須依靠臍帶才能生存。人是胎生的動物，也就必須有肚臍這個構造。

「但是我缺少了肚臍，不屬於胎生，究竟我是以何種方式生下來的呢？」幼小的心靈實在無法容納這種恐懼。在眾人面前，他十分忌諱再露出自己的身子。甚至連命令他捲起袖口都會惹起他的怒火。院裏黑衣服的女人以為每一個孤兒都是很乖僻的傢伙，既然一連串的體罰，並不能更改他半夜起來沐浴的習慣，最後也就懶得再去制止他了。

而且他也不知道左手撫摸腹部的習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只要左手空閒著，一定會發現它是緊貼在光滑的腹部上，左右移動。有時候他真想戒掉這種動作，因為他怕其他的同伴會注意到。因此睡覺前那一段時間對於他實在是不可或缺。

燈一暗，他的左手立刻忙了起來，直到入睡開始做起惡夢為止。

事實上他曾經忍耐一整天不去接觸腹部，可是愈忍愈難過，腹部好像有一條爬虫在滑行之樣，癢的發痛。最後還是把左手一擱，奇怪的很，竟十分舒服。

· 6 ·

日子在許多驚駭中過去，又等待著再來。隨著年齡，改變的只有他的體格而已，沒有改變的仍然是上帝，圍牆，黑衣服的女人與他的肚臍。

他時常幻想自己可能是以一種超乎尋常理解能力的方法，誕生到這個世界。周圍的一切人與事物，只不過是以「他」為中心的陪襯物罷了。因此他輕視任何有肚臍的人，輕視任何有相同思想，相同構造的人。

孤獨與寂寞時，以這種驕傲的想法來治療他自己的創傷，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有一段時間，他突然認為可能自己與耶穌的出生一樣神秘，於是瘋狂地去尋找耶穌的圖片與雕刻，但最後的結果仍然使他十分難堪。因為他發現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仍然有一個肚臍。

老的黑衣服相繼埋在孤兒院西角的草地，新的黑衣服仍然有著冷峻刻板的一張臉。到法定年齡以後，他決定繼續留下來，擔任一名輔導的工作。這是他從沒有想像到的。

也許，是因為外面的世界對他實在太陌生了。圍牆以內雖然很暗，但暗的安寧，安寧是他所需要的。而且他在安寧中，計劃教導那些孩子有懷疑的權力，使他們不再得到一塊配給的麵包，就說一聲謝謝上帝。

· 7 ·

沒有肚臍這件事，漸漸地在他寧靜的生活裏失去了恐懼的意義。左手撫摸腹部的習慣也成為他日常生活很自然的一部份。不過有空的時候，他還是非常注意報紙上所報導有關怪胎怪嬰的消息。每當看到這種新聞時，恐怖的心悸又在心頭震盪開來。他神經質地讀完報導，發現並沒有與自己的問題有任何的關聯時，冷汗已浸濕了衣服。

· 8 ·

肚臍這個問題，除了自己以外，（小時候那些夥伴恐怕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只有一個人知道他沒有肚臍。很糟糕的是一個女人。

綠杏 15 期

保守的禮教社會，到了二十幾歲才開始認識女人這種東西真是值得男人去瘋狂，對於他也是沒有例外的。

就在他自願待在孤兒院的第二年，他被派到K市去參加一個輔導工作的講習會。以前他也到過山下，但是他從未想像過K市竟是那麼複雜的一個世界。幾年來的平靜已無法抵抗K市的各種誘惑，一切對他都是新鮮而刺激的。

「難怪黑衣服的女人曾經說過：山下是被上帝遺忘的地方。」他回憶起這句話。

但講習會實在是枯燥的令人發瘋。大夥兒擠在齷齪的宿舍裏，一到晚上，除了他以外，一群人都結伴瘋狂去了。到三更半夜才亂烘烘地回來，三三兩兩的說些髒話吵醒他。起初他非常嫌惡他們這種行爲，可是連續三個晚上獨自呆在空蕩的大房子裏，已使他悶的幾乎想自殺。肚臍的事愈使他難過。到了第四個晚上，他也隨著宿舍那群人莫名其妙的逛到一條昏暗的小街。

進入房裡，伸手不見五指，心臟雖然跳的很激烈，一隻軟綿綿的手臂一繞過他的肩頭，他就被濃烈的香水味搞不清方向了。一生中也只有這短暫的時刻才完完全全忘掉沒有肚臍這件事！

但他萬沒有想到女人會把手伸向他的腹部，當他發覺時已太遲了。他的手指停留在他光滑的腹上，竟吃吃地笑了起來。

他吃驚地用力推開她，憤怒地摔了她一耳光。

好像守身已久而被辱的羞恥，襲擊著他整個顫抖的身體，使坐在床沿上不停的抽搐的他，竟低聲地哭泣起來。他強烈地感到有殺死這個女人的慾望。

女人走到他身旁，把他擁入懷裏，溫柔地安慰他。

「對不起，先生，請不要哭了，請不要哭了……。」

女人這種舉動使他忽然感覺到生命中第一次享受到充實與溫暖的感覺，剛才的怒氣也因而平息下來。愉快地，他在女人的懷中，流著淚水提高了嗓音。

每次回憶起這個遭遇，就好像尋找到記憶裏欠缺的一些幻影，令他深沈地難以忘懷。似乎這種女性的關懷正好彌補了他缺少母愛的傷痕。

以後每到休假的日子，他就要到K市去找那個叫慧的女人，那個唯一知道他的秘密的女人。

望著躺在充滿藥水的玻璃缸內的嬰孩，他惶恐地問站在他後面的李大夫：「就是這個嬰孩嗎？」

「是的，就是這個。」

晚報的消息阻止了他去K市的計劃，趕到醫院以後，他突然害怕地後悔自己爲什麼要來？

但是這天的新聞著實使他吃了一大驚，因爲這位李大夫剖腹取出一對只有一條臍帶的連體嬰，成功地分開兩個嬰孩，而且保全了產婦的生命。在記者的祝賀與訪問下，李大夫透露出在二十多年前，自己也曾施行過同一手術但遭失敗的往事，當時產婦與有臍帶的嬰兒都相繼死亡，剩下的另一個嬰兒雖然保全了性命，但卻是沒有臍帶的。於是他就保留下那個有臍帶的標本到今天。

「李大夫，你知道那個沒有臍帶的嬰兒的下落嗎？」隔著透明的玻璃，他注視著液體中漂浮的臍帶，一面問李大夫。

「當年那個女人是被發現倒在路旁而送到醫院來的，生下一對連體嬰沒有多久就死亡了。很遺憾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也沒有人來認領她。可憐剩下那嬰兒也被送到孤兒院去了，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到底是怎麼樣？」

· 10 ·

感到奇怪的是，如果他是那個生存下來的嬰兒，爲什麼全身都沒有一點兒手術留下的遺跡？李大夫肯定的說，當時分開那兩個嬰孩是他親自動的手術，背部都應該有一條縫合線。

坐在化驗室門外，他不知道這一次檢驗結果是否可以回答他的問題。但每一個假日，到醫院來看那玻璃缸內的死嬰，已代替了平常的K市之行。

隔著玻璃、透明的藥水與透明的空氣望過去，在不同的折射率下，他隨著那浮沈的臍帶，好像飄浮在一個遙遠而未知的宇宙裏。與他同行的只有那個死嬰。而且他總覺得那面孔是那麼熟悉，那麼可親，對於他永遠有一種興奮、激動與超乎神秘的感覺。

· 11 ·

化驗室的門終於打開了。但他知道答案對他已經毫無用處。下一個假日，他仍舊要來看那條臍帶。